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講義卷一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暘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黄鐘

春秋講義卷一下

宋 戴溪 撰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何以不言即位桓公不得其終莊公不行即位之禮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不稱姜氏者絶之也如公穀所言夫人

固在齊久矣莊公接父之練録母之變於是有念母之心焉故春秋探莊公之心而書之其說恐未必然桓公之喪歸自齊姜氏必與之俱久而不安於魯故逃歸于齊春秋即實而書明示大義非由莊公念母之故也

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杜預註左傳稱單伯爲天子卿公穀稱單伯爲魯之大夫也故稱逆王姬以魯事考之魯無單伯其爲周

之卿明矣古者天子嫁女於諸侯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謂之公主今也天子使卿送女至魯俾魯主之以嫁于齊魯築館以待之禮記所謂由魯嫁是也春秋書送王姬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明年書王姬卒詳書其事若此何也魯之與齊有不共戴天之讎況莊公方有三年之戚天子不當使之主婚魯亦不當主婚于齊此禮之大失君臣皆不得其正矣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有二有生而錫者若平王錫晉文侯是也有既死而錫者若榮叔來錫桓公命是也生而褒寵其功以策命之死則褒贈其功以追策焉生榮死哀所以為諸侯之勸也今也魯桓公得罪於王法生不能討死又追命之所謂天命有德天討有罪宜不若此王不書天失天道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侯志在滅紀不滅不止故先遷紀之三邑遷之為言徙其民而虚其邑也三邑既虚則紀國之勢孤矣用師而遷邑言齊之逼紀也齊之於紀亦虐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曰於餘邱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誠如是也則於餘邱者邾之國都也春秋何不直

以伐邾書乎杜預注曰於餘邱國名也然而於餘邱之為國諸夏未有聞焉意者東夷之小國乎稱公子慶父帥師言其將尊而師衆也以貴將重師伐一小國然則於餘邱亦已殭矣按程端學春秋本義引戴氏云孟氏之孽基于此永樂大典失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者夫人孫于齊未有復歸之文一旦遽與齊侯會

于禚何也姜氏歸矣春秋不書明國人不與其歸也以夫人而會諸侯豈嘗書於春秋文姜之事人倫之變也曰會曰享特書而不貸有不容以常理論者觀敝笱之詩言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其從如雨則魯之臣子豈得為無罪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不稱氏未賜族也齊讎國也衛同姓也會仇讎而

伐同姓不待貶而見矣左氏曰疾之也疾溺者所以疾魯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者紀侯之弟也酅者紀季之邑也自齊師遷紀三邑之後紀不可以為國矣紀季知紀之將亡也以酅入齊春幣而委質焉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其辭

亦可哀矣春秋原情之書也季不書名哀之也

冬公次于滑

公次于滑欲救紀而卒不能也自桓公以來數數謀紀卒無尺寸之功今也紀之亡已形而勢已迫矣豈次滑所能救哉莊公特不過借此名以自欺非真欲救紀也春秋不書救紀而止書次滑亦原情之意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孫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

侯已無所懼終焉享齊侯于祝丘其無忌憚益甚矣
犧象出門嘉樂野合偃然用盛禮于千乗之地
蓋不但疾驅于通道大都而已穀梁曰饗齊侯所以
病齊侯也齊侯不足病也享齊侯所以病魯侯也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六月乙丑齊
侯葬紀伯姬

桓公五年齊侯鄭伯如紀欲襲紀而不能自後齊人

諜紀幾二十年至是與陳侯鄭伯遇于垂固將以入紀也紀侯度不能自全故一旦大去其國大去者棄其國之所有盡室而逃焉紀侯二十年間謀所以存其國不遺餘力卒不能囬齊人滅紀之念則未知其大去之後其諸人民之從者久而不忍去歟抑亦逃奔于無人之地假息以偷生歟不然則歸鄰奉祭祀以終其身歟其事可矜其情可哀矣書紀侯而不言其名哀之也

按程端學春秋或問云戴氏此說即木公穀而少變者春秋謹嚴書去其國盡

矣何必書大去哉于文為支矣苟紀侯盡室逃焉則必葬伯姬而後去攜叔姬以偕行今棄伯姬而齊葬之棄叔姬而歸于酅于義為㓉矣大者紀侯之名非大去之謂按程氏之說本于伊川可以參考紀侯之去似太王之去邠而無太王之德紀季以酅事齊如微子之適周而不遇武王之聖此其所以可嘆也齊人志在滅紀使其出師以伐之紀固不能支也而用計深密遷延若此其故何也託復讎以為名曰吾非利紀而有之也讎恥不復齊紀並存將無以自立於世故日夜迫紀使其不能以自存而自去焉則

吾有辭於天下以此欺諸侯故諸侯坐視而不敢救又從而助之不特此也存紀季葬伯姬不窮追紀侯縱其自去皆所以欺諸侯而掩其罪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夫人姜氏享齊侯莊公不能制猶曰廹於母之命也公及齊人狩於禚獨不可已乎莊公有威儀技藝詩人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今也與齊人狩媢於騎射

曽是以為樂乎興念及父凡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春秋書及者明是狩也出於莊公之志與公狩者齊侯也其曰齊人何也與齊人狩猶可也與齊侯狩可乎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春秋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間施面目於三軍之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秋郳犂來來朝

郳者何夷狄之附庸也與介葛盧相類故皆以名書焉邾儀父以中國之附庸自附於諸侯知有盟會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邾子今郳以夷狄之附庸自附於中國知有朝聘之禮故其後受王命得稱為小邾子禮之有益於人也大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魯桓公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今茲伐衛者所以納

朔也朔在齊故齊侯主之是時四國之君皆在焉不書爵而書人者惡其逆天王之命伐衛以納朔也穀梁曰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義得矣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春秋之法王朝之下士不書名其得書於春秋者曰王人令子突之書既曰王人矣又加之子突何也嘉其救衛而名之也何以嘉之天子之賞罰不行於諸

侯久矣今衛朔得罪于天子出奔於齊亦旣久矣一旦諸侯伐衛以納之天子出王人以救衛其事雖微其義則大子突書名大天子之命因以嘉子突也衛朔藉諸侯之力以入其國其歸也易爾春秋以入書之者言其理之不順也稱名者正其罪也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人曷為來歸衛俘齊為主乎是戰故衛朔既入國之後使齊為主分俘獲於諸侯也其書來歸者正齊魯之罪也伐衛而諸侯稱人救衛而子突稱名入衛而以衛朔書歸衛俘而以齊人書則諸侯之罪昭然矣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經星在天遇夜不見至於夜中星隕如雨其異甚矣

夫星辰失行古或有此不見而隕何異如之天者積氣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是氣流轉於其間今列星之隕衆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矣春秋書此比他異為尤重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者隂氣之盛也秋大水則霖雨可知矣洪範庶徵有雨暘而無水旱蓋常雨則多水常暘則多旱矣莊公之時秋無麥苗冬無麥禾並書於春秋説者疑

焉以為麥成於夏禾成於秋曷為以秋冬書夫無麥猶可也重以無苗無禾民何以食乎七八月之間雨而苗壊於水十月築塲圃而納禾稼而禾且不登聖人於是時也併禾麥而書之記灾之甚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之地一歲再會稔惡已極無知之禍行且及矣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

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

以左傳考之自次于郎至于秋師還莊公皆在焉春秋始終稱師沒公而不書何也師者存亡所係也非有不得已之事輕于用師三時而後反危國亡師之本也春秋危其出而幸其歸不書公諱之也師次于郎何以俟陳人蔡人其諸陳蔡出師待其至而邀之歟抑亦有所約未至而待之歟以春秋書人書俟之意觀之知其有所約矣師次于郎猶未久也是月甲

午即為治兵之舉用見公之倉卒出師既出之後始行簡閲何其急也至其及齊師圍郕也則未知先約齊師歟抑亦偶遇齊師以俱往歟以春秋書及之法觀之知圍郕者莊公之志也兩國之師同時圍郕郕降于齊而不降于魯魯人之愧不亦甚乎齊師方鋭魯師已老遷延日久不還何待引咎自歸其亦莊公之不得已也春秋何善焉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公及齊大夫盟謀納子糾也是時齊無君與公盟者非止一人故以齊大夫目之公親與齊大夫結約而外以兵送子糾其歸特易爾艮由小白先入其事中變故外拒魯師於是敗魯而殺子糾春秋書曰齊人

取子糾殺之言魯人拱手聽命齊人取之猶一夫耳不惟此也退師之後方且浚洙以備齊其懐懼若此而欲納人於國宜其不濟也亂未作而小白入莒亂未定而小白歸齊鮑叔之知也亂既作而子糾奔魯亂既定而納子糾於齊魯則失時矣管仲其無謀乎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公子糾者小白之兄也小白之立未定魯人伐齊而納之未為過也魯師既敗齊殺子糾亦可以已矣今

玆帥師伐魯何其復怨若此也公用曹劌之策乘其三鼓之衰一戰而逐之不言戰而言敗者直敗之也魯之辭亦稍直矣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魯隱公之初年求成于宋嘗與宋人盟于宿則宿者宋之與國也一旦宋人徙其國都驅其人民雖未至于滅國其服屬聽命之不暇亦幾于亡矣故春秋書

遷者惡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莊公正月敗齊二月侵宋衆其敵以為國患故齊宋二師同次于郎將以伐魯也莊公乘其無備敗宋以拒齊魯雖不為直而齊宋二國帥師以次人之境亦取敗之道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荆楚也自是始見于經其在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

采芑之詩曰蠻荆來威或稱荆或稱楚其來久矣至是稱荆者始以荆之名通于中國也其後改而從楚春秋因而書之猶於越之與越始以於越書而終以越書也其曰先書荆聖人狄之者非也自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已有懼楚之心至是而敗蔡師于莘不勞兵力竟執蔡侯以歸告于中國以示強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所以抑楚人之暴夷夏之義兩得之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桓公將以圖霸而首以無禮滅譚不三年而又滅遂其用心之初已謬矣異時存亡繼絶特矯揉而爲之爾齊桓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霸者用心類若此況望其能以公滅私乎譚子不書名滅非其罪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莊公狃於再勝之故未陳而薄宋師敗之于鄑宋之侵魯固已非矣魯之敗宋不亦甚乎屬辭比事其義見矣

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人告災魯人弔災故得書於春秋

冬王姬歸于齊原注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襄公之夫人也今年王姬歸于齊桓公之夫人也

王姬下嫁於諸侯亦已多矣其書於春秋者魯主之

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侯去其國至是七八年矣不知紀叔姬從紀侯而出奔歟抑紀侯自去而叔姬不從歟其未歸于酅也與紀侯俱歟抑亦歸于魯歟其既歸于酅也其諸紀侯之已卒歟抑其尚在歟不然則紀侯有子其父既卒而卒其子歸于叔歟是皆未可知也以春秋書法觀之既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勤懇懇若有

哀於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按此可正師氏識叔姬之説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之會齊桓圖霸之始也前此諸侯未有稱霸者而圖霸始於桓公五霸桓公為盛衣裳之會十有一而北杏實為之首是時齊侯與四國之君皆在焉春

秋爵齊侯而人四國其意若曰從齊侯於會者特四國之人爾惡足以言覇嚴其始所以防其終也覇圖既盛諸侯並從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夏六月齊人滅遂

齊既以無禮滅譚今茲復以期會不至而滅遂彼獨何罪哉不過借威小國以恐動諸侯爾春秋特書曰人微之也微之則不足以為威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桓圖覇其先結宋其次結魯蓋宋魯當時之大國也宋魯從而小國皆從矣魯自乾時之戰與齊有怨至是桓公欲圖覇故修好於魯而爲盟于柯自是以後齊魯益親自柯之盟始焉春秋重是盟也故二國皆稱爵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宋數與齊會齊曷爲伐宋左氏曰宋背北杏之會蓋

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矣單伯昌為會伐宋左氏曰齊請師于周故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挾天子以令諸侯桓公之本謀也其不言會齊人陳人曹人者尊單伯故不言其人也若曰單伯會于伐宋而非列國所能屈也是年之冬單伯復會諸侯于鄄齊宋衛鄭皆在焉藉天子之重以鎮服諸侯而諸侯之從者亦多矣

秋七月荆入蔡

前日荆敗蔡師于莘今焉竟入之如蹈無人之境楚益強蔡益弱矣北杏之會蔡人在焉齊桓不能救蓋方有中國之會力未足以及遠故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氏曰十四年冬會于鄄宋服故也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齊侯圖霸在北杏而始霸在鄄自冬徂春兩會于鄄勤勤諸侯莫敢或違此其所以為霸歟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宋人何以序齊人之上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郳宋主兵故也

鄭人侵宋

宋鄭兩會于鄄鄭人間宋伐郳遽有侵宋之師用見齊桓之信未孚於諸侯而其力猶未足以庇宋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人主兵復序于齊上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人侵宋故齊桓為之會諸侯以伐鄭其用力于宋亦勤矣

秋荊伐鄭

荊至此三加兵于中國矣不稱師不稱人者狄之也終春秋之世蔡服屬於楚鄭奔命之不暇二國之患

實基於此春秋安得不深拒痛絶于其初耶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說者以為同盟者同心以為盟也或同心以尊周或同心以外楚春秋皆以同盟書之夫人之結信莫大于盟既盟矣惡有不同心者哉誠如是說則自同盟之外凡書盟者皆不同心乎考之周官有朝覲會同之禮殷見曰同先儒以為同盟用是禮也周室既衰

是禮不講齊桓始覇僣用天子之禮春秋謹其始而書之罪其僣也其不書公會者為公諱也自是而後同盟書公春秋亦不得而諱矣按戴氏以同盟為殷同之盟本于劉敞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先儒以為鄭詹者鄭之執政也執其一國之政而被執于齊如一夫然何也昔者宋人執鄭祭仲于時祭仲出行道過于宋宋人誘而執之

今齊人執鄭詹將執于其國歟抑誘而執之耶觀鄭詹自齊逃來其為人輕脫無恥可畧見矣况公穀皆以佞人目之其柔媚不立且不能自重其身宜乎見執于齊也然齊桓以此服鄭亦豈足為伯討乎

夏齊人殲于遂

齊人殲遂遂遣人戍之遂人飲戍者酒醉而盡殺之此遂人殲齊人也春秋直書齊人殲于遂若曰齊人自取也遂何罪焉滅人之國戍人之地自殲其師圖霸

若此亦可羞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春秋之紀災異也鳥獸之害人者悉書于春秋其未甞有而忽有者名之曰有若有蜚有蜮是也畧有而不足以為害多則為害則書之曰多若冬多麋也多則害稼矣若螽之類有一物則有一物之害故直以螽螟書之皆所以謹災異重民命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於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為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竄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

終不能為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治戎之道使之畏威則遠遁豈可以盟誓結哉

秋有蜮

蜮之為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蜮有鸜鵒皆紀地氣之變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畧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殆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為誕而況無救於伐西鄙之師乎

夫人姜氏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師也其謂之何豈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為盟激怒於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於前而書伐我於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為言遠也不以

難邇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爲可恨爾

夏齊大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于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彊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公圖伯之初猶未暇遠畧故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眚災也故虞書曰眚災肆赦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獨莊公書肆大眚蓋春秋予之赦有二義時有大災害及百姓則君赦之有惷愚老弱則特赦之非此二者無故而大赦海內非帝王之法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盟高傒者公也何以不稱公是盟也其將求昏于齊歟莫重其與讎昏也故沒公而不書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夫高傒之伉何足較哉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即位二十餘年矣至是而求昏于齊說者謂娶齊女者文姜之意也齊女尚幼故待年而後聘然則

莊公之圖昏于齊何其庸愚不武如此也意者莊公不知其父之所以死與其母之所以罪鄋盟防結昏如齊納幣前此昏禮未之有也況三年之制未畢而可以圖昏乎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祭叔者畿内之大夫也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禮諸侯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

畿內之王人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也此義明
則人臣合黨植私之患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國主社故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
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自諸侯大夫以至于
百姓莫不有社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
作蓋取禽以祭社則國人皆與閭里皆出其禮可觀
矣然齊有社魯亦有社莊公棄國之社而觀齊之社

其怠於國政不䘏民事可知矣穀梁曰以是為尸女也其說得矣

荆人來聘

荆入春秋三以兵加中國春秋不稱人不稱師者狄之也今兹來聘何以稱人非進之也幸而知有聘問之禮人道未息猶有望於其終也何使荆人能世守是禮交聘於中國則晉楚之爭庶幾少釋而中國之民庶幾少息肩乎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遇者禮之簡者也穀之遇莊公之意亦知數會之煩擾故簡禮以自便云爾然而觀社之行方至何事之急而倉卒若此也魯以避逅遇齊蕭以避逅朝魯失禮之招有以致此也古者朝聘之事賓主行禮於廟示不敢輕也春秋書蕭叔朝公魯之與蕭皆失之矣

秋丹桓宫楹

殷武之詩祀高宗也其詩曰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

成孔安言寢廟之制取其松柏以為楹桷有閑有梴享焉而安今也丹桓宮之楹刻桓宮之桷加非禮之飾於宗廟固已非矣而況修飾宗廟以待夫人之至乎瀆禮違制可謂甚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莊之媚齊不遺餘力二年之閒親如齊者再遇齊者一盟齊者一其切于昏姻之好若此然是年也祭叔

荆人來聘蕭叔來朝遠近歸慕皆以齊人昏姻之故

莊公自以為計之善矣君子以為假人之彊為重者

非自彊之道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桷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

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莊公生於桓之六年至是三十有七矣求昏於齊如

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歳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至何其難也春秋書夫人姜氏入入者難辭也不順之辭也内弗受之辭也娶仇人之女以奉宗廟其不順大矣宗廟其受之乎在禮私見曰覿夫人始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則既行公禮矣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覿之禮違越禮制以為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不武也何也桓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

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於策辭繁而不殺所以為萬世永戒也

大水

莊公即位三十餘年書大水者三於羣公為最甚大水陰氣之盛也魯自文姜之後繼之以哀姜夫婦道失陰盛陽微故在莊公屢有大水之應不特此也多麋有蜮皆陰盛之所致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以曹羈為曹大夫杜預以曹羈為世子二説杜氏為長曹莊公之塟久矣曹羈之位猶未定也戎人乗間侵曹意將以納赤耶羈倉卒無備懼而出奔赤歸于曹用見羈之柔弱不能自有其國而制命于戎若此也是時齊桓方覇而戎人之徼得與聞中國之事桓公亦少媿矣

郭公

説春秋者曰郭公者郭亡也其稱郭公闕文也其説

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曰郭何故亡則郭之亡也正在齊桓之時況春秋嘗書梁亡矣今稱郭亡者亦其類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始結陳好嘉之故不名夫諸侯大夫例書名春秋豈以始結陳好而獨私於女叔哉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彼原仲亦以字書豈嘉之乎天子之命大夫稱字故鄭祭仲陳女叔原仲皆命大夫也古者大國

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故命於天子者謂之命大夫春秋之時諸侯強大往往自命其卿陳鄭之所以有命大夫者鄭伯嘗為王卿士陳蔡嘗從王伐鄭意者其國之大夫嘗受命於天子也春秋抑強扶弱齊晉之大夫多書名陳鄭小國大夫間或稱字者所以尊天子而重王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食之灾瞽奏鼓所以充其陽也用牲于社則非禮矣大水之灾用牲于社所以致禱也伐鼓于朝用牲于門則非禮矣春秋常事不書非禮則書莊公三十年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按故事而行魯不以為異也聖人謹禮之始失蓋懼其沿襲之誤而不反也

伯姬歸于杞

逆伯姬不書逆之道微也杞國微弱兼用夷禮故來朝于魯多以非禮獲譴今兹逆女禮必不備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如陳報聘也原仲相陳季友相魯兩相好也故女叔來聘公子友躬自往報聘其意可謂厚矣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追戎之役伐戎之師莊公皆親行蓋攘夷之道不得不若是也觀費誓之書知伯禽之用力勤矣其後子孫狃於宴安以盟誓為可信而不知外裔之不可以

信義結也一大創而終身創矣

曹殺其大夫

不言名氏所殺者非一大夫也公羊曰衆是也自曹莊公既沒之後其事不見於春秋羈出而赤歸曹之大夫必有不與赤同心者故至是而殺之云爾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先儒以為是年之春魯嘗伐戎蓋戎在徐州謂之徐戎今兹伐徐者戎必與徐合兵表裏以為魯患其說

固善矣然宋序齊上以宋為主宋與徐近或者得罪於宋乎是伐也以書公書人觀之則主兵者魯也以宋序齊上觀之則主兵者宋也意者宋魯合謀而齊人助之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以夫人而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為異杞伯姬援之以為故事踵而行之莊公亦安然

受之曾無留難其冬伯姬歸魯繼以杞伯來朝至僖公五年伯姬復來朝其子由此觀之若夫若子皆聽命於伯姬其與閫外事亦可知矣先儒謂伯姬莊公女恐非也以春秋書法觀之若齊高固逆子叔姬者稱子者公女也其不稱子者公之姊妹也莊公二十五年伯姬始嫁遲歸愆期意必有為或者擇對而有行乎叔姬之嫁復遲再歳或者待伯姬而後行乎是皆未可知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至是再與諸侯同盟狃前事而不以為僭故尋舊盟不以為黷春秋始書同盟猶沒公而不書今焉同盟公與諸侯並書霸業已成諸侯聽命雖春秋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也按此五字永樂大典無之從黄震日抄補幽之盟衛侯不與會于城濮謀伐衛也大要魯自結昏之後事齊甚謹盟幽之後魯獨與齊謀伐衛諸侯不與焉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桓自圖覇以來其侵伐諸侯未嘗用大衆故書曰

齊人伐衛然而伐衛者齊也其書曰衛人及齊人戰以衛主戰何也齊人以甲寅至衛衛人以甲寅交戰有輕齊之心無禦敵之備倉皇疾戰至於敗績衛自取之也按左氏言衛人立王子頽王命齊侯伐衛誠如是齊侯當率諸侯之師聲罪致討豈容率畧如此既勝人之後取賂而還衛雖敗績而齊侯之功不足觀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荆之來聘固嘗稱人矣夷狄貪惏復還舊習故春秋復以荆書之齊宋皆以人救鄭公獨親行蓋魯之事齊獨厚於列國故也

冬築郿

城之與築不但有大小之別而已春秋書築館築囿謂其役之小也其書築臺有增高益下之義焉此書築郿者言其增高益下特其所包者小爾當無麥禾

之時而為築郿之舉不待貶而義自見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按豳風十月納禾稼時既冬矣而禾稼無可納者况無蓄麥乎故聖人併而書之言無禾屬爾匆匆告糴何其急也倉廩虛竭國非其國矣不曰臧孫辰如齊告糴而曰臧孫辰告糴于齊言其事之急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春秋之法改創曰作修舊曰新今曰新延廐者何焉

有麃改而新之也築郿於無麥禾之時新麃於無麥禾之後猶匆匆焉告糴于人入其郿之乎

夏鄭人侵許

自許叔入許之後中間鄭人伐許累累不已其後卒滅許者鄭也貪人土地不滅不已鄭亦不仁矣哉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去年大無麥禾正使今玆少稔民力猶未甦也何至連城兩邑乎左氏曰書時也以十有二月築城時則時矣以年饑之後薦城抑豈天時乎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　按此條經文臧氏從公穀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向也齊人迫紀侯以去其國莊公次于滑欲救紀而不能今焉齊人降鄣鄣者紀之遺邑也魯師次于成欲救鄣而

不能此二事正相類然以時事考之向也次滑莊公猶有救紀之意今焉次成莊公其敢救鄭乎莊之事齊也不愛其力齊欲降鄣魯願効力者也安敢言救乎杜預以設備為言恐或是也不然則次師為齊聲援爾紀之滅久矣而紀遺邑猶未盡服于齊齊桓既覇卒以兵威迫脅而降之用見義理之在人心服人不以道雖彊而猶難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

魯親于齊故齊之國事多咨謀于魯城濮之會謀伐衛也魯濟之遇謀伐山戎也伐山戎者齊侯也其稱人何也賤山戎而貴桓公不使桓公敵乎戎也說者謂稱人貶之非春秋攘夷之意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莊公晩年荒于土木之功築郿之後城諸及防今一

年之間三築臺于遠地其荒甚矣左氏載莊公築臺臨黨氏春秋不書然則公之築臺不亦多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齊侯親來獻捷非威我也魯濟之謀莊公與焉捷獲而過我因歸功于魯云爾敵愾獻功諸侯事天子之禮也魯與齊皆失之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春秋書不雨與書旱之義不同旱之為災也大不雨之害猶未至於太甚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葢小穀者管仲之邑也何以不繫之齊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威行於列國故莊公為管仲城之然而為鄰國之大夫城其賜邑非莊

公所當為也書曰城小穀若莊公自城其邑然蓋諱之也城楚邱而不言衛惡其專也城小穀而不言齊諱其卑也按范甯穀梁注云小穀魯邑考齊地别有穀非小穀也戴氏用左氏之説似誤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齊桓之覇惟宋與魯最為親密故遇于穀遇于魯濟者魯也遇于梁邱者宋也梁邱在曹郲之間去宋近去齊遠桓公不憚勤勞親與宋遇君子是以知桓公圖覇之勤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

己未子般卒公子慶父如齊

狄伐邢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講義卷二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衣秉貞

春秋講義卷十五

宋 戴溪 撰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莊公卒而子般立子般卒而閔公立閔公繼子般者也是時魯國有亂閔公尚幼不行即位之禮故春秋不書即位

齊人救邢

春秋之法書救者皆善之去冬狄伐邢今年齊救之固足以為善矣然桓公之力治狄有餘不能伐狄而僅能救邢君子恨之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子般之亂公子慶父如齊說者謂慶父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是時季友出奔閔公尚幼不知落姑之盟誰實主之慶父如齊至是十閱月矣計慶父必已還魯

然則落姑之盟慶父必與聞矣慶父與聞是盟則請復季友必非慶父之意誰實為閔公請之意者國人欲復季友而慶父亦不能制也前乎此慶父有求援之行後乎此齊桓發可取之問然則落姑之盟齊桓未必有存魯之心姑為是盟以覘魯釁爾此齊桓所以為霸者也

季子來歸

春秋書魯事未有若季子來歸者魯之社稷復存者

實基於此春秋變之重之曰季子曰來歸喜甚之辭也向也季友辟亂出奔不言其奔諱之也今焉來歸國人望之如見其所親然春秋安得而不為之喜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之來不言使不言聘若仲孫之私行然為齊諱也盖仲孫是行名曰省難實以覘魯故也仲孫秉禮之對有存魯之心魯之不亡仲孫與有力焉言仲孫而不稱其名嘉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也遷陽之後自是不復有陽矣齊桓存亡繼絶之功獨不能施於遷陽降鄣之時乎君子是以知齊桓假仁以求名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禮有禘祫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何謂祫毁廟之主未毁之主皆祫入於太祖之廟故謂之祫何謂禘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太祖為配毁廟之主與未毁之主

皆在焉故謂之禘天子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魯諸侯也何以有禘僭用天子之禮聖人譏之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今莊公三年之禮未畢而遽用吉禘於莊公蓋喪畢而祭謂之吉禘書吉禘者言其未可吉而吉也春秋常事不書違禮必書

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書公薨而不地繼之以姜氏之孫慶父之奔則罪之

在哀姜慶父也昭昭矣哀姜主之於內慶父主之於外疑若可以肆行無忌矣卒至於出奔者季友來歸之功也季子之功雖不足以存閔而足以存魯是知賢者之有益於人國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來盟北之齊仲孫來聖人尤喜之魯再世有亂國危如髮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至魯其意蓋有在也設使高子欲取魯以言而已矣今焉高子

與魯大夫定盟而去城魯而存其國其功大矣內有季子外有高子二人存魯功足相方故聖人皆以子書之不言齊侯之使何也春秋原情之書也不使齊侯得有其美其意深矣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左氏所言狄固滅衛矣春秋何以入書衛懿公不恤其民為狄所敗衛自滅爾狄豈能滅衛哉況文公復興衛國忘亡春秋是以不書滅也

鄭棄其師

鄭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於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春秋書鄭棄其師若曰鄭國有師鄭自棄之於高克何有哉此春秋之特筆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者魯方有亂僖公入自外不行即位之禮也

按黄震日抄云此本左氏說近諸家說此經多異論戴氏平心觀理始復其舊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按此條經文戴氏從公穀

說者謂齊桓公次而後救緩於救邢也此說不然按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僖公元年正月齊師救邢自入衛至於救邢相去一月之間則知狄人入衛之後未嘗再伐邢齊桓公意謂向者狄嘗伐邢矣懼狄人乘入衛之餘威倏至於邢故次於聶北借邢之聲援而杜其欲來之路是乃所

以救邢也已而狄人雖不至邢人懼他日之復來也故遷於夷儀所以避狄也書三國之師辭緐而不殺者美桓公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荆至是而稱楚從其所自稱告於諸侯非春秋改之也何以稱人自此益彊不可復制矣會於檉將謀救鄭然桓公重於抗楚不敢輕用其謀三年之後始有

次陘之師亦可謂為謀之深矣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况季友亦常奉僖公以適邾及僖公之立邾人固謂有德于魯公子慶父奔莒莒人逐之又奔齊齊人不納故魯人得以殺之莒自謂有討賊之功矣魯方有難二國有輕魯之心而又有責報之意舉兵至魯意將以求賂也使魯人內

懔恐懼俯首聽命則四鄰外侮將不足以為國矣故魯之君大夫赫然奮發起而敗之於是魯之威令始強然後可以立國其敗邾師也稱公稱敗其敗莒師也稱公子友帥師稱敗稱獲春秋所以大其功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狄既滅衛齊桓率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不書諸侯不繫楚邱於衛而直曰城楚邱若魯自城其邑然此

春秋之特筆也春秋之意若曰存亡者固諸侯之功專封者乃天子之法不請命於天子而專封焉予之則廢法不予之則傷恩故微其事而不録其功齊桓城三國曰邢曰衛曰杞春秋書法皆異彼遷於夷儀者邢之自遷也桓公率諸侯而城之其義正故春秋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淮夷病杞齊桓率諸侯城緣陵而遷杞比於邢之自遷則不同矣故春秋書曰諸侯城緣陵若夫楚邱之城比於城杞又大不侔蓋城

楚邱以封衛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春秋畧之書曰城
楚邱大抵詳其事而大書者所以録其功微其事而
畧書者其功不足觀也已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侯將伐虢以璧馬假道於虞虞公許之晉由此滅
虢則是滅虢者非晉也虞也故先書虞下陽虢之邑
也何以不稱虢下陽虞虢之險要虢公在焉下陽滅

則虢亡矣至僖公五年晉卒滅虢春秋不書虢亡者

言虢之亡久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齊桓將伐楚故不憚屈已與江人黄人盟江黄近楚

桓公固無假於江黄之助離其黨與以壯吾犄角之

勢也故次陘之師江黄不與焉

冬十月不雨

僖公之世不雨者三時春秋每於首月必特書之文

公不雨自冬徂秋比於僖公稍久然春秋總而書之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不惟此也不雨之後在僖公書曰六月雨文公自八月得雨春秋不書其書法不同何也蓋天下之事憂念切者朝夕不忘憂念不至者因循易怠春秋探僖公憂民之心故首月書不雨以見僖公之不忘文公憂民之心不及於僖公故春秋總而書之以見文公因循而易怠僖公既以不雨為憂必以得雨為喜文公憂喜不形於心

則亦以得雨為常或書雨或不書雨此皆春秋之特筆也

楚人侵鄭

三年之間楚人伐鄭者二侵鄭者一皆書於春秋志楚人之強抑亦愧齊桓也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舒近於荆蠻之屬也舒之

種類不一或謂之羣舒舒蓼舒鳩舒庸猶狄之有赤狄白狄也徐與戎夷雜處力不足以敵荆楚一旦取舒而有之是為異時楚病徐之端矣

六月雨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齊桓兩與江黄為會屈尊以就卑其為謀也審其結約也固江黄感桓之德亦盡力於齊然自是結怨於楚卒不免見滅中國有愧多矣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魯之復存齊之功也三年之間魯難既定故公子友始得如齊涖盟無忘齊德且永好也

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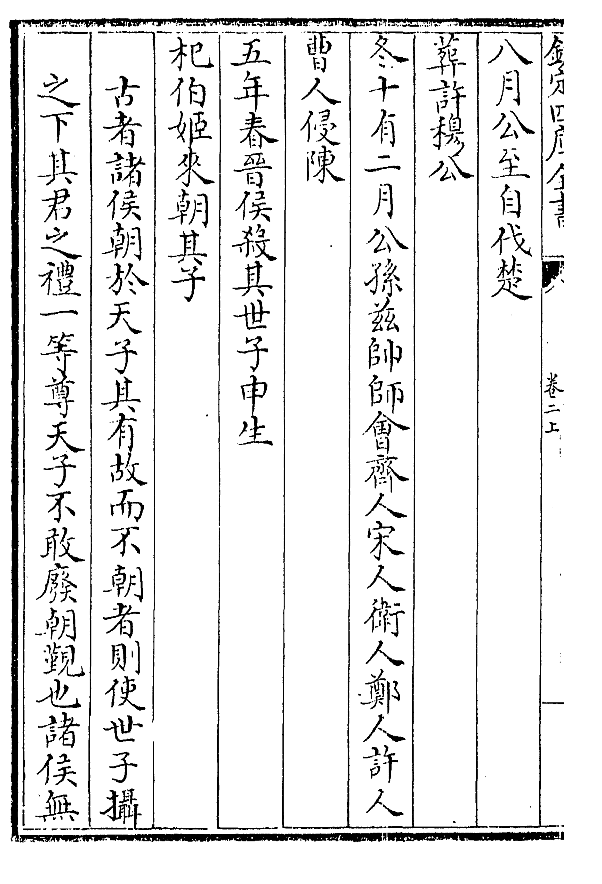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於楚然猶未敢聲

言以伐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其意不在蔡也借侵蔡之名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也諸侯連兵一旦侵蔡蔡安得不驚而潰乎蔡既潰矣竟往伐楚師次於陘方且逡廵不進楚人倔強未服行人辭語不順齊侯退師召陵與屈完盟苟得楚人僅服斂兵而止不敢求多焉又何其退縮不武耶為謀於前其艱難如此成功於後其鹵莽如彼召陵之功不足觀也已楚屈完何以不稱使屈完之來非曰求盟楚人使之如

師固將以觀兵也齊侯有先君繼好之言不穀同好之請而後屈完始肯就盟故春秋謂是盟也屈完實為之召陵之盟諸侯皆在焉不書諸侯而獨曰盟於召陵若屈完自盟然春秋以為中國之諸侯下與荆楚之大夫盟非所以尊中國也故畧而不書夫既與楚人盟則伐楚之功已成矣春秋之法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盟楚而歸不可謂之不得意也而猶書曰公至自伐楚毋乃諸侯之不得意者乎

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濤塗誤軍其罪固不可逃使齊侯行師不擾諸侯固將傒而望之懼其來而誤其往齊侯當自責可也執人於會非伯討也故春秋書齊人不書齊侯齊怠於問罪不待還國維時列國在行江黄不與故齊遣徼者同江黄伐之其書曰秋及者承上文謂齊人也其言魯及者非也既歸之後公孫兹始會諸侯之大夫同往侵陳蓋齊侯逞憾之意猶未已故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杞伯姬來朝其子

古者諸侯朝於天子其有故而不朝者則使世子攝之下其君之禮一等尊天子不敢廢朝覲也諸侯無

事相見曰朝未嘗有定禮也豈容以世子攝之向者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春秋固已譏之今焉杞伯姬携其子來朝於魯是時杞伯固無恙也制命於伯姬益非禮也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㑹莊公於洮朝其子於僖失為婦之道矣

夏公孫兹如牟

左氏曰公孫兹如牟娶也若是則公孫兹之私行也何以書於春秋借君命以行故也成公八年公孫嬰

齊如莒為逆婦之行亦書於春秋是亦公孫茲如牟之類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首止之會謀寧周也世子之位未定周不寧矣於是齊桓率諸侯會王世子所以定世子之位也諸侯同心翼戴世子則其位不言而自定矣漢留侯招四皓以定惠帝得此意也曷為殊會於王世子此春秋之

特筆也世子王之貳也豈當下與諸侯會率諸侯而會王世子則世子尊矣諸侯自盟而王世子不與此桓公之大義也春秋書諸侯盟于首止見齊桓尊王之義焉當是之時諸侯相與寧周鄭伯志在從楚不與於盟誠使天子有命猶當從道而不從君故春秋以逃歸書之逃者匹夫之事也書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左氏曰江黄道栢皆弦姻也是時四國皆睦於齊弦

子恃之而不事楚故及於亡力不足以及遠而好事

遠畧其誤人多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滅虞而有其國春秋不言滅書曰晉人執虞公如

執一夫然虞公貪賂自取滅亡晉人不勞餘力假館

而取之言其易也虞虢二國嘗受命于天子為三公

故皆稱公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孟子曰百里奚知

虞公之將亡也而先去之則二國之稱公必有由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諸侯伐鄭謂其逃首止之盟也然而鄭伯以非時勞民築新密齊桓因聲其罪而伐之此春秋所以并書圍邑也曠日持久未能服鄭卒使楚人圍許以救鄭向者伐楚之師許男卒於會固嘗宣勞於中國矣今

茲被圍諸侯安得而不救乎移師救許卒不能救諸侯既還許僖公面縛銜璧求哀於楚僅乃得免救許之功何足算也春秋書公至自伐鄭者見無功於救許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昔歲伐鄭未得其要領今焉伐鄭獨以齊人何也葢桓公自圖伯以來未嘗輕用大衆故不欲數煩諸侯輕兵薄伐欲以歲月服鄭此桓公之本謀也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子之國舊曰郳今焉稱國稱爵奉王命而朝諸侯則知春秋之初諸侯猶知有王命進退之權猶出於天子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入春秋以來列國之世子未嘗與諸侯之盟會而陳鄭二世子實始盟于甯母非禮也齊桓前年伐陳頻

年伐鄭二國猶未服故遣其世子聽命於會固將以
探桓公之意桓公不憚屈己下與世子盟於是鄭伯
乞盟於洮陳侯與盟於鹹陳鄭二國始服矣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左氏曰盟于洮謀王室也是時王室有難襄王之位未定告難於齊故諸侯盟於洮以謀之周之公卿不行而遣其下士之微者往與於盟其倉卒之意亦可見矣先書王人尊王室也鄭伯懼於王室之難遂有乞盟之請曰洮曰乞辭之卑者也春秋正其名而書之用見鄭伯之自取也

夏狄伐晉

狄侵擾中國為患多矣齊桓霸圖方盛狄人亦稍自

退却是時晉國亦既殭矣狄人乃乘間而伐之其後

潞氏諸國晉實盡之豈非自今伐晉始乎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哀姜之甍久矣未祔於廟至是始用禘禮致哀姜於

廟而祀焉姜氏失禮宗廟所不受也用禘禮而致哀

姜用其所不宜用致其所不當致春秋為僖公惜之

向也哀姜之喪至自齊言夫人氏而不言姜今言用

致夫人弃姜氏而不書絕之深矣按此從左傳不用公穀致妾母之義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襄王初立故宰周公以三公之尊冢宰之貴與諸侯會於葵邱諸侯相與與盟而宰周公不與尊之而不敢使與盟猶其在首止也其曰宰周公先歸者非也桓公衣裳之會十有一而葵邱之會為最盛陳牲而不歃壹明天子之禁春秋於是盟也上書宰周公下書

諸侯盟而書葵邱辭繁而不殺可以為春秋盟㑹之冠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温温子奔衛

温者畿内之邑也狄敢滅温取其地而居之其無忌

悼甚矣春秋直書曰滅不以爲諱何也左氏曰蘇子叛王即狄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由此觀之溫之見滅葢得罪於天子也然而溫可滅也以狄滅溫則不可也書曰溫子奔衛不名之者猶存王臣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齊僖公之時北戎侵齊鄭太子忽救之有功於齊則

北戎為齊患久矣桓公既覇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為許伐乎其伐山戎也稱人而不稱侯其伐北戎也獨曰齊侯又以桓公能屈尊而恤下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秋七月

冬大雨雪

莊公八年冬十月雨雪為其陰未甚而寒太早也今

兹冬大雨雪書冬而不書月其為深冬未可知也雨雪而至於大其寒極矣則民之與物必有死於凍者故春秋謹而書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為永戒乃如僖公之賢亦蹈其覆轍盖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於陽穀此何禮也又數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於卞挼故事而行之不以為異典禮不正夫婦道失若魯亦甚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黄人事齊而得罪於楚楚人伐黄齊不能救明年楚遂滅黄齊桓之霸業於是而少衰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自楚邱既城之後狄人不敢窺衛者十有餘年至是復侵衛其後衛數有狄患齊桓之覇業於是不能及遠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曰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戍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如左氏所言淮夷病杞其患小戎伐京師其患大為齊桓公者宜先謀王室之難而後及於杞今也以救杞為重而以謀王室為輕不能大治諸戎而僅能遣人戍周明年諸侯相率城緣陵以遷杞焉不盡力於宗周而戛肄是屏昧輕重之宜失緩急之序故春秋書城緣陵而不書戍周不足於齊桓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自季友來歸之後如齊者三所以親齊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邢遷於夷儀而諸侯城之邢自遷也城緣陵而遷杞諸侯遷之也夫自遷可也遷之不可也故春秋書城邢也詳言三國之師其書城緣陵也言諸侯而不言其國用見春秋尊王命而不使諸侯自專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驕蹇縱恣欲自擇其對故與鄫子遇於防既嘗其意使來請已故鄫子來朝明年季姬歸於鄫夫婦之道始合若此其何以為訓乎魯自文姜之後昏姻之道不知有大倫久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按自此至僖公三十三年永樂大典並闕

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徐前此取舒舒楚屬也故楚伐徐徐遠楚而近齊齊不得不救盟于牡邱謀救齊也次于匡畏楚而不敢救也使諸大夫往救姑為救徐之名也徐卒為楚所敗按自此以下講義二十一條並從黄震日抄檢補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牡邱之盟宋曹皆在伐厲之師曹與齊俱宋襄公不

以救徐為念不以盟會為信退而伐曹以尋舊怨持

此圖霸不亦難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城鄫役人病不果城而還夫鄫未嘗與會盟且未聞有他難獨以魯昏姻之故至勞諸侯其會亦不足觀已齊桓衣裳兵車之會葢終于此按此條從黃震日抄補詳其文義應引左傳作按故節録于前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去冬會淮今年夏始滅項會淮之後公曷為留齊必有以也經年于外國事廢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首執滕子已駭觀聽會盟曹南鄫子後至未足深罪

也遽使邾人執而用之曹不致餼亦微罪也口血未

乾繼復圍曹以此求霸豈不謬哉

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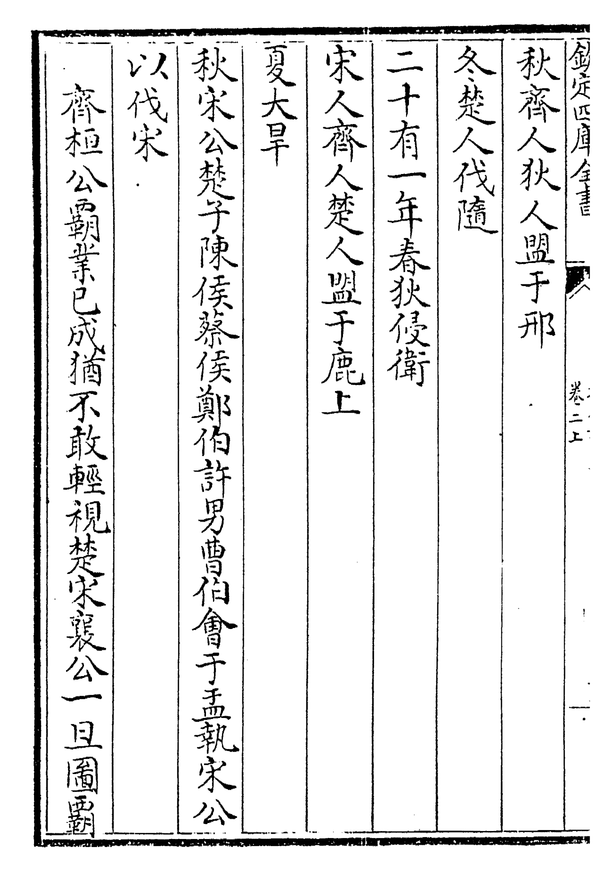
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

輕於挑楚於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於股掌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手而勝之爾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楚人使宜申獻捷於魯盖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

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於溥既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盟或釋一無所與焉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襄被執之後歸反其國當痛自循省為卧薪嘗膽之計乃以鄭之朝楚起而伐鄭楚師救鄭卒敗於泓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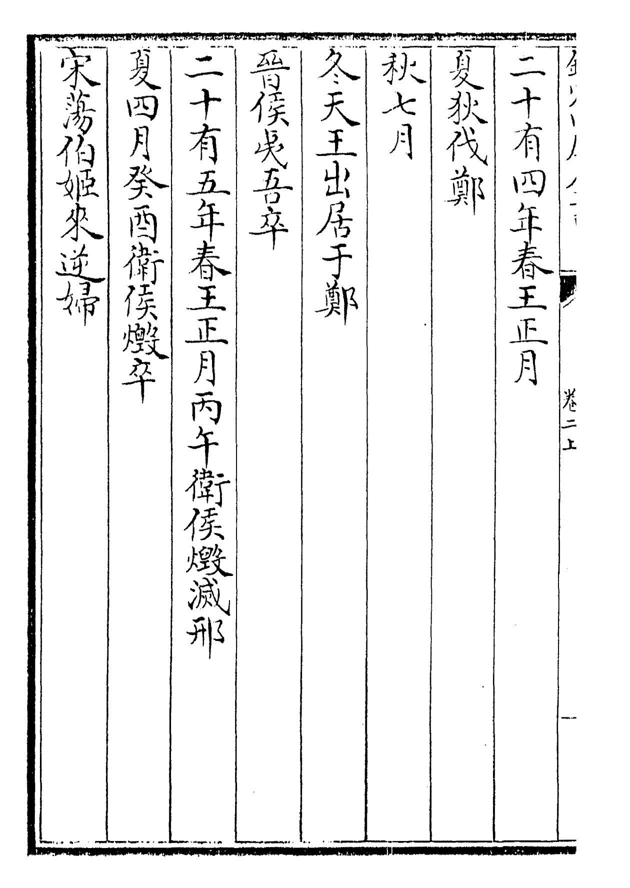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于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文公新卒嗣子未踰年非有甚不得已之事也何至匆匆亟為此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以為尋洮之盟也洮之盟纔一月何盟之尋僖

公謂前日之盟莒子不親至不足以為平故復會于向不知洮之盟莒子不至公與大夫盟已失體矣今衛又效尤使大夫來公自輕亦甚矣乎莒非大事何汲汲若此乎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䕫以䕫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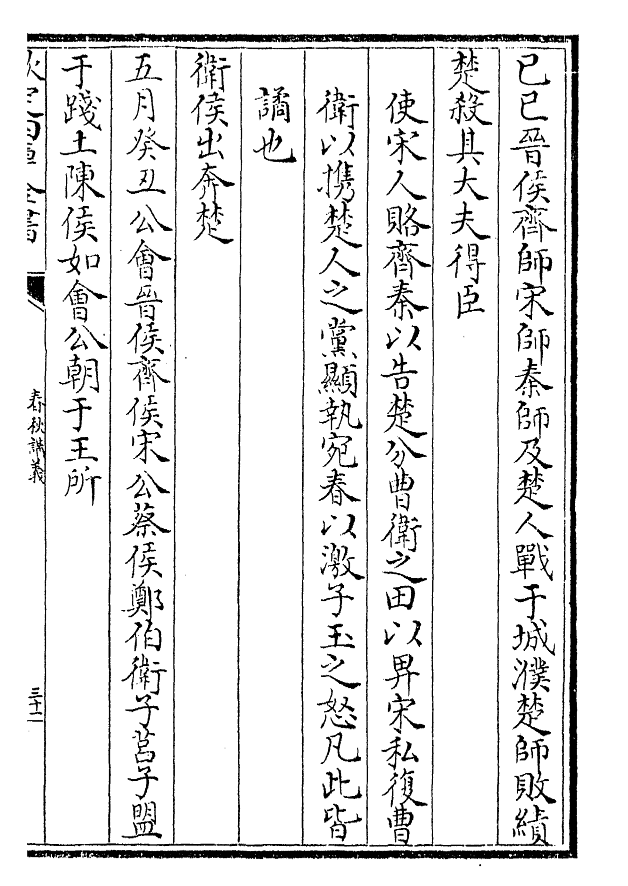
前者齊伐宋嘗圍緡今者楚伐宋又圍緡緡之百姓何以堪命此皆宋襄之餘孽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或稱侯或稱伯至於稱子極矣故春秋因其自貶而書之僻陋用夷禮實有闕魯人重物而不重禮公子遂所以入杞也責其不共杞何敢爾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
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



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使宋人賂齊秦以告楚分曹衛之田以畀宋私復曹

衛以携楚人之黨顯執宛春以激子玉之怒凡此皆

譎也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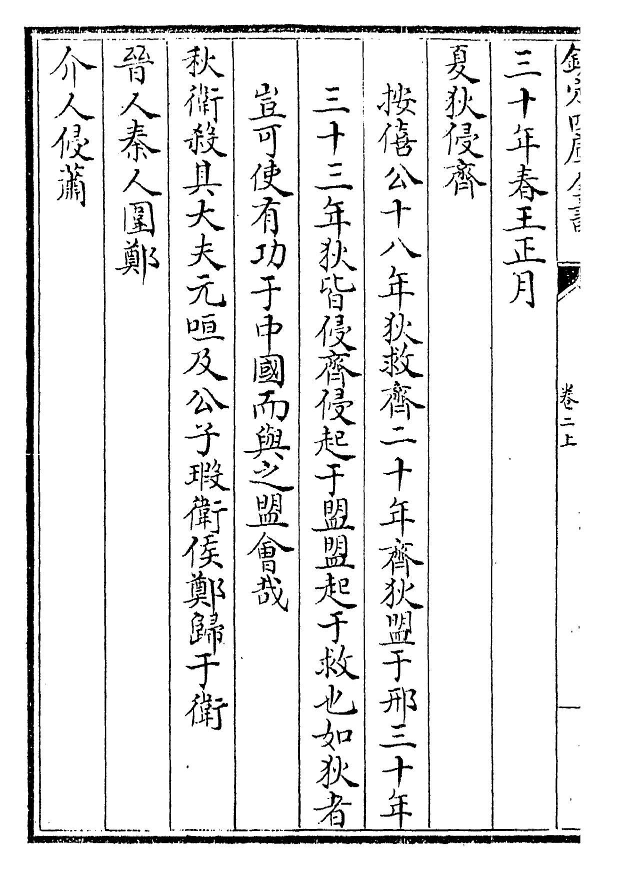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春秋之諸侯不知有王室如晉文之尊王自謂不可及矣狃于習俗闇于典禮若此等類皆不知其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按僖公十八年狄救齊二十年齊狄盟于邢三十年三十三年狄皆侵齊侵起于盟盟起于救也如狄者豈可使有功于中國而與之盟會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王朝之貴豈得下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魯僭用天子禮國居東方親祭泰山濟水而望祭西南北三方之山川按黄震日抄謂戴氏此說較趙鵬飛經筌之主岱濟淮尤為明白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揵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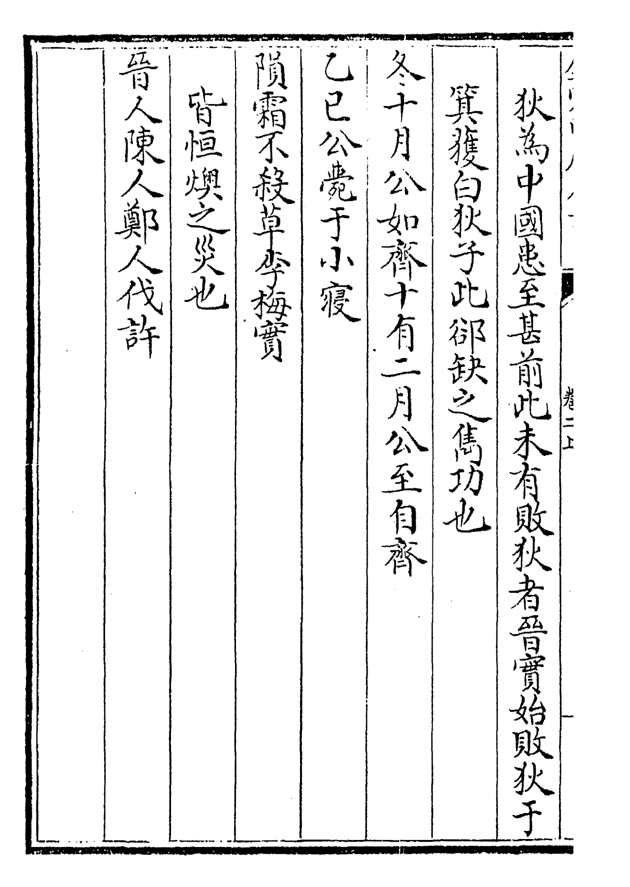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升陘之敗魯國恐邾然君取其邑臣伐其國報亦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為中國患至甚前此未有敗狄者晉實始敗狄于箕獲白狄子比郤缺之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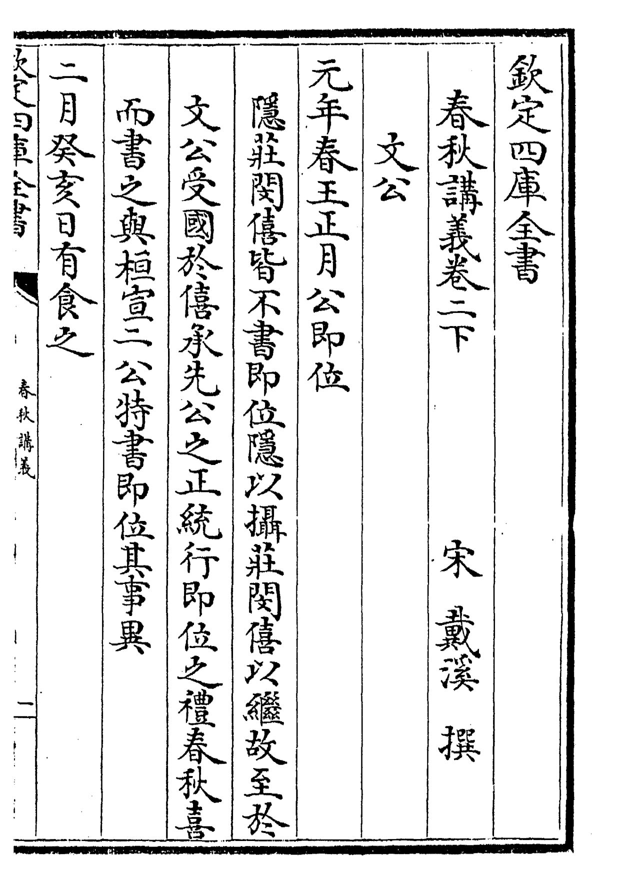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皆恒燠之災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講義卷二下

宋　戴溪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隱莊閔僖皆不書即位隱以攝莊閔僖以繼故至於文公受國於僖承先公之正統行即位之禮春秋書而書之與桓宣二公特書即位其事異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觀春秋時諸侯之即位者未嘗有命圭之錫獨晉文公嘗有功於王室襄王策命文公為侯伯賜之弓矢秬鬯令毛伯錫文公命則未知有命圭之錫歟抑亦策命而已歟前此魯之羣公未始有是也而文公一旦驟得之其恩禮可謂厚矣然文公即位且數月矣未能入

見於天子遽遣使錫命其禮傷於太過為臣子者不能奔走京師拜命王庭僅遣叔孫得臣報命而已其於禮為何如春秋責君父者輕責臣子者重周之失未暇問也魯之罪不可逭已

晉侯伐衛

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晉文公之霸也嘗執衛侯及其季年衛人不朝亦人情然也晉襄公不能反已甫及祥祭親自伐衛雖僅能一勝而衛人有

報復之師視霸主如敵國不復有晉矣春秋書晉侯伐衛見晉侯之自輕書衛人伐晉見衛人之無霸也不特此也公孫敖以大夫會晉侯于戚雖魯亦有輕晉之心矣

叔孫得臣如京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横季孫氏自

行父而侈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為國乎

按以上二條永樂大典脫去從程端學春秋本義檢補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之師秦報晉也不曰秦伐晉而以晉侯主是戰

何也殽之役晉襄公邀秦以擊之自是而後秦晉交攻者數十餘年春秋不直乎襄公若曰襄公有以自取之也不惟此也上書晉侯下書及秦師以晉侯及秦師則敗秦之功亦不足觀矣

丁丑作僖公主

虞主用桑在既葬之後故葬畢而虞爲主練主用栗在既祥之後故虞主則埋之練主則藏於廟而祭之僖公之卒於今一年有奇以言乎葬則既久矣以言

乎練則既小祥矣於是而作主緩也春秋十二公未有書作主者而僖公特書志其緩也然則作僖公主何以緩文公欲躋僖于閔公之上久而禮未定也故緩於作主已而用夏父弗忌之言八月大事於大廟而躋僖公焉大事者大祫也三年之喪畢然後合祭而祔新主令也作主失於緩祫祭失於早皆躋僖之故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

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氏曰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甚矣晉侯之失也往年以衛人不朝親帥師以伐之衛人有伐晉之師今茲以魯公不朝之故來討公既如晉矣宜善魯以懷來者乃使其大夫盟公以恥之何其怙彊若是也春秋不書公如晉不言公及盟直魯而不直晉也垂隴之盟諸侯在焉而魯獨以大夫往明年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

然則諸侯果不可以力服霸主之力果不可恃耶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文公怠于政事志不在民今年書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其後十年與十三年兩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皆春秋之特筆也僖文不雨並書于魯史聖人作春秋始分别而特書之在僖公則曰某月不雨以見其志在憂民在文公則歴時言不雨以見其無卹民之志垂訓後世其義著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先王之禮典祀無豐于昵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僖公之視閔公雖曰庶兄然嘗臣于閔公矣君臣之分如之何其廢之今也文昵于私親躋僖公于閔公之上夫是謂之逆祀至定公之時陽虎欲取悅于國人始正其位而順祀焉用是知逆祀之失國人所不與也春秋直書其事義自見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曰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此説非也秦晉之爭報復已甚其原起于襄公春秋惡之貶卿而稱人所以惡晉也豈曰尊秦乎哉秦穆之敗於殽也退作秦誓之書聖人取之列于百篇之末特取其悔過之辭耳豈真以穆公為賢耶誠使穆公有悔過之實當敗殽之後追悔襲鄭滅滑之非固將用蹇叔而黜孟明豈復有報復之師乎其所以不替孟明者藉之報怨爾何悔過之有

公子遂如齊納幣

魯十二公納幣者多矣而書于春秋者不多見盖常事不書其書者皆非常也莊有文姜之慼而親如齊納幣文有僖之喪未除而公子遂有納幣之行皆譏其未終喪而圖昏也春秋雖不言其罪比事而觀義自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蕞爾小國服屬於楚何足爲中國之輕重致煩六國之大夫連兵致伐驚散而潰卒亦不能得沈春秋以其功不足録也故魯書叔孫得臣而列國止稱人微之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殽之師彭衙之戰秦伯皆不在焉至是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晉人不敢出兵秦人乘勝而還遂霸西戎此

秦穆之雋功也聖人以為秦晉之爭自穆公襲鄭始其功豈足道哉微其事而書曰秦人伐晉而已言其功之不足録也此義明則貪功者知所戒矣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向也春秋書隕石于宋今焉雨螽于宋列國有災來告則書螽之妖孽匪降自天其類實繁羣飛蔽空因風而墜其害稼可勝計哉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未嘗有一介謝罪于魯召而盟之爾魯公奔走如晉俯首受盟而歸春秋書及處父盟於前書及晉侯盟於後則魯之微弱槩可知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齊桓之霸江黄來盟又嘗宣力於中國其慕義非不善也當桓公在時楚人伐黄桓公不能救卒至楚滅

黄而後已今兹楚人圍江晉人乃能伐楚以救江然則桓公之負黄多矣楚人方彊未可輕伐處父剛愎不善為謀雖毅然帥師為伐楚之行而卒無益於救江之實明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然亦不能救也楚之彊若此處父乃欲以偏師攻其所必救不亦疎乎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穀梁曰其曰婦姜謂其禮成乎齊也此說是矣文公成昏于齊先配而後祖其失禮甚矣春秋上不書公下不書氏公與夫人皆有譏焉昏姻人道之始也始不以正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去年秦伯伐晉以秦人書今年晉侯伐秦曷為以爵

書秦伯為棐舟之戰晉侯斂兵以避之幾於太弱矣今年晉侯伐秦以報棐舟之役向使春秋抑晉侯而不書則中國日衰夷狄日彊非春秋存中國之義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之賢者也免衛侯於難俞有勞焉今兹來聘意者衛得罪於晉晉方謀衛故甯俞之聘欲修好于列國也魯侯享之歌湛露與彤弓俞不辭又不答賦魯秉周禮有愧於甯俞多矣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去年狄侵齊楚滅江今年秦入鄀楚滅六可謂四夷交侵矣中

國安得而不懲乎當是之時楚最强暴滅夔滅弦滅江滅黄滅六相承而不已如左氏所言滅六之後滅蓼繼之春秋曷為獨書滅六春秋之法列國有告則書不然則否一時之間連滅兩國蓋皋陶庭堅之後也楚之無道亦已甚矣然狼子野心雖以無道逞其私欲猶歉然不安於心告滅止於六而不敢及蓼此春秋所以不書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春秋之法大夫賜族然後得書氏故入春秋之初多以名稱而不言氏及至中世大夫强盛無未賜之族故春秋至是亦無不氏之大夫矣若季孫行父之類是也公子遂何以不書氏未有氏也公之子為公子

公子之子爲公孫公孫之子然後以王父字爲氏蓋亦有以官以邑爲氏者不一而足也按遂久見經此承上行父發之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按三傳所言殺陽處父者狐射姑也春秋曷爲稱國以殺國無政刑使人無所忌憚敢於殺大夫罪人弗得逸之他境非晉殺而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天子頒正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之

朔則以特羊告於宗廟謂之告朔既告之後然後出而視政故謂之視朔文公以閏月之故不以特羊告朔止朝於廟而已夫閏月之朔日月相會天有是月歲功以成聖人置閏典禮具在若之何其可廢耶春秋書猶朝于廟幸朝廟之禮猶存不至於盡廢也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怠荒於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當孔子之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由此觀之自文公之後禮日益廢告朔之羊雖有司具文行事而魯

公不親告朔矣此春秋所以志其始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向也僖公嘗伐邾取須句而復其君中間邾人復奪而有之今焉邾之公子叛邾歸魯文公爲之伐邾取須句以居之由僖公言之猶有存亡繼絶之意由文公言之納人之叛亡以偪其宗國豈理也哉遂城郚者因伐邾之師城郚以備邾也取人之邑納人之叛方惴惴然勞吾師旅以自爲備是果何益於魯哉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書晉及秦戰晉為主乎是戰也當是之時趙盾實將晉軍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以春秋書法言之當曰晉趙盾敗秦師令而曰晉人及秦人戰何也是戰也晉之理曲矣晉人欲立君逆公子雍於秦秦伯多以徒衛送之秦何負于晉誠使晉人迫穆嬴之請而畏國人之偪猶當善為辭命以謝于秦何至遽以干

戈相向乎不書將不書敗者罪趙盾也

晉先蔑奔秦

狄侵我西鄙

戎常為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人獲長狄僑如狄遂少戢外攘之道固不可以無威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大夫不名左氏曰公後至也公羊曰諸侯

不與公盟而眹晉大夫使與公盟也大要文公之為君怠於政事晉侯新立諸侯在會而公獨後至春秋諱其事而畧言之若曰在會之諸侯不知其幾國與盟之大夫不知其為誰則文公怠荒之意隱然其中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徐伐莒莒請盟於魯其意固將借魯以為助也魯不能與莒伐徐徒使公孫敖如莒涖盟而已奚益于助

莒也哉而況公孫敖是行實有昏姻之好君子謂是

盟也不足以為信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

會雒戎盟于暴

春秋之法遂事者稱遂今公子遂以十月壬午盟趙

胥以乙酉盟雒戎相去纔三日爾其為遂事可知矣春秋何以再書公子遂甚矣聖人謹夷夏之辯如此其嚴也如使公子遂盟趙盾之後繼以盟雒戎則視雒戎與中國均非所以立天下之大防也間之以日別之以地兩言公子遂則夷夏之分截然而不可犯矣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穀梁曰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

君命也其意深矣未嘗至京師則非如也而以如書葢已嘗受命則君言不宿於家惡可廢也未嘗歸魯國則非復也而以復書葢受命而出必當反命於君不可專也彼公孫敖之奔莒失人道之大倫不足責也而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此義明則上之命行乎下矣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春秋之法大夫書名其善之者稱字此獨以官稱何
也夫守道不如守官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而出
其守官如此春秋以官書之不沒其實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家父求車嘗稱使矣毛伯求金不稱使何也求車猶
可求金甚矣是時襄王在殯猶未葬也從會求金亦
可念矣故聖人隱其事若毛伯之自求所以存周且
罪諸侯也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文公即位之初天王使毛伯錫命成風之喪榮叔歸含召伯會葬今茲襄王之感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魯遂遣大夫繼往可也遷延不行而毛伯求金已而得臣如京師會葬亦已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往者文姜之如齊不書至此其書至何也杜氏曰告于廟也公行則告于宗廟反行飲至此諸侯之禮也今夫人亦有告至之禮是上僭而敵君也故春秋謹而志之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於是伐鄭趙盾會諸侯之大夫以救鄭誠善矣奔命

而行猶懼不濟緩不及事無功而還卒不逃范山所料故諸侯之大夫皆稱人左氏曰以懲不恪其說得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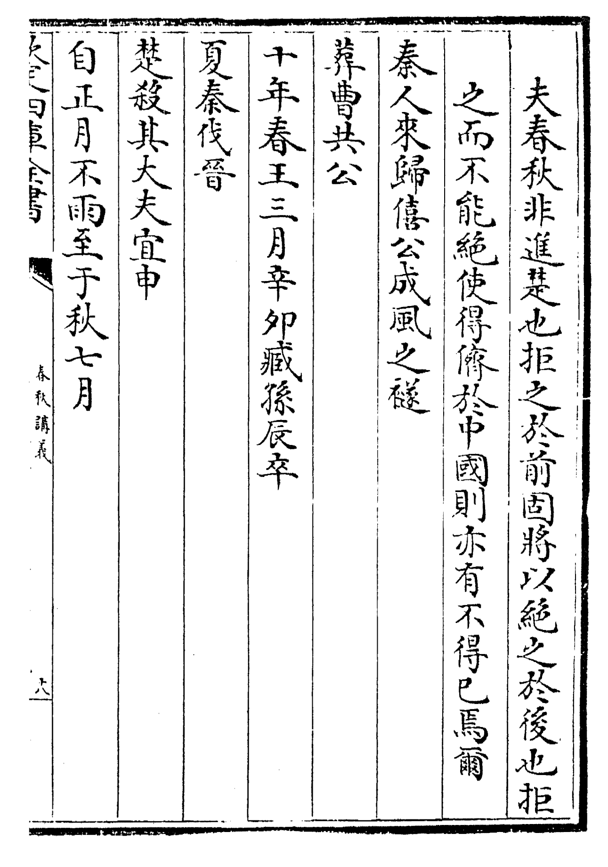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荘公之時荆人來聘今也楚子使椒來聘有君有大



夫春秋非進楚也拒之於前固將以絶之於後也拒之而不能絶使得儕於中國則亦有不得已焉爾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楚殺其大夫宜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曰頃王立故也譏使頃王之立周之卿士與魯人盟春秋當特書之今書及蘇子盟而不言其人魯之微者也僖公十年狄嘗滅温温子奔衛温即蘇子也今與魯盟豈非既復其國而求與魯盟乎不然魯安敢以微者盟王人耶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按左氏陳鄭之君先會楚子于息已而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公迎勞楚子田於孟諸鄭伯與焉麇子逃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宋公違命其僕見抶麇子恥之逃歸不與其為辱不亦甚乎故春秋書次厥貉于前伐麇于後宋鄭陳三國不與焉所以存中國抑荆蠻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是會也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後三年公會晉趙盾盟于新城而後從於楚者始服蓋二大夫之謀未足以爲重彼陳鄭宋三國舍荆楚而從中夏誠非易事固不容以易謀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連年侵伐中國暴横已甚向也晉人敗狄于箕猶

足以爲功也今兹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可謂一時之雋功矣公羊曰其言敗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斯言得之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按左氏郕太子以地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誠如所言郕太子未嘗爲君也春秋豈得以郕伯書蓋必嘗爲君廹於不得已而出奔非其罪也故春秋不以失地罪之書其爵而不書其名

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杞伯來朝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由此觀之子叔姬固嘗歸於杞矣杞伯絶之故其卒也書於春秋然公穀皆曰子叔姬嘗許嫁於杞矣未嫁而卒故春秋得以書之三傳之言未知孰是然春秋之法内女不書卒其書卒者必其有故者也今書子叔姬之卒於杞伯來朝之下則杞伯之來朝也其請昏乎其絶昏乎俱未可知也按公穀祇云叔姬許嫁其云許嫁于杞者穀梁疏引徐邈註也

夏楚人圍巢

巢江淮閒小國也然武王克商之後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蓋自夏商之時已列於諸侯久矣楚人强暴侵滅小國圍巢之後卒滅而有其地異時吴復取巢於楚春秋以吴滅巢書猶存巢也按黄震日抄引戴氏云前日楚伐麇中國不能救於是又圍巢中國無霸主諸侯何恃哉永樂大典失去

秋滕子來朝

隱公之時滕嘗來朝爵猶稱侯中閒宋執嬰齊已稱

滕子至是復稱滕子來朝其自貶損久矣蓋滕小國也絶長補短僅五十里間於大國惴惴然懼不能自免宜乎降而稱子也

秦伯使術來聘

莊公之時楚始聘魯春秋以荆人書及其再聘始書楚子使椒來聘今秦始聘魯其書法何遽與楚椒同耶蓋楚子開端於前秦伯效尤於後聖人雖欲絶之不可得也秦穆公初霸西戎欲行禮於中國始歸成

風之餘今又使大夫聘焉其使者雍容文雅應對有禮亦見其擇使而來不敢輕中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晉交兵不一而足聖人直書晉人秦人戰不言及者不分客主厥罪惟均言二國皆主乎是戰非畧其戰而不詳書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上卿帥師以城二邑其役重其事大矣無故而城邑

君子猶以為病民况并城二邑乎雖曰得時勞民甚矣曰行父曰帥師帥師曰城曰及備書其事惡之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大室者世室也世室者伯禽之廟也其為屋亦久矣

時加省視隨事增修故久而不壞今文公在位十三年矣時方無雨屋無壞道一旦遽壞必其不加省視馴至大壞而莫之知也文公怠於國政每事皆然今宗廟之敬闕焉若此他何責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晉侯新立郤缺實與魯大夫會于承筐諸侯之從于楚者固將倚魯以為重也今茲公如晉也衛侯會公以請平于晉及其還也鄭伯會公亦請平于晉公皆

成之明年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皆服魯侯之功也

春秋善之書如晉書會公書及盟書還書至辭繁而不殺者皆善之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

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弔喪不敬魯固非矣何遽至于興師耶彭生伐邾盖亦不能自反矣春秋交譏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同盟之禮齊桓以霸主行之固已僭矣趙盾主盟復行是禮其僭益甚盾之無君有自來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以制四方星入環域皆足以致災而況有星孛入其為應也昭然矣故春秋謹而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以晉人之力納捷菑于邾其為力也甚易春秋以弗克書其辭甚嚴凜然不可犯也夫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非不能奪也義不可奪也邾人守義晉人

退縮卒弗能納赧然而返豈晉能悔過哉大義所在

雖有力者不能加也書晉人弗克者惡晉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如左氏所言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單伯并叔

姬而執之公羊之説則不然以為單伯道淫而被執

夫單伯未嘗與叔姬偕行烏乎道淫是時齊國有亂天理人倫無復存者故執單伯又執子叔姬豈容復以人道責哉春秋兩書齊人甚惡之辭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一年之間行父如晉者再其始如晉也單伯與子叔姬之故然而六月單伯至自齊至十二月子叔姬始歸何其晚也其後如晉也為齊人伐我西鄙之故然而諸侯既盟之後齊侯復侵我西鄙既而伐曹討其

來朝于魯亦可以見齊之彊魯之弱而晋無能爲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來盟不稱使何也杜氏曰華孫奉使鄰國能臨事制宜至魯而後定盟故不稱使此說近之自僖公盟于薄釋宋公之後宋未甞與魯爲好至是而華孫來盟春秋嘉之而不書名猶齊高子來盟是也其曰司馬何也華孫之來其官皆從故以司馬稱之猶宋司城來奔效節於府人是也然而歷考春秋書宋之

事比列國不同竊有疑焉其殺大夫也不稱名氏甚者併稱其官其來盟也其來奔也皆以官稱之其書孔父子哀華孫也又皆不名傳春秋者紛紛異說或曰宋三世無大夫內娶也又曰其以官稱者無君之辭也又曰孔子故宋為祖諱也其說多牽彊不通左氏之說比於二傳差勝然亦未能盡得聖人之意宋先代之後世於周為客天子所以待宋者其與禮大不同而春秋之所以書宋者其名字豈容無別凡春

秋之所以特書者必其典禮之當然非因事起義偶然而書者也蓋不特此會未有言其所為者稷之會書曰以成宋亂溥之會書曰釋宋公澶淵之會書曰宋災故凡此三者皆為宋特書其意蓋有在矣

夏曹伯來朝

左氏曰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誠如左氏所言曹伯之朝合於古矣特不知左氏所言者古之制歟抑春秋之制歟周禮曰凡諸侯之邦

交世相朝也春秋之時小國奔走以朝于大國於是始有比年之朝矣以是為古誣矣哉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單伯為魯使齊故執之與歸皆書于春秋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惡之也書齊人執單伯單伯至自齊閔之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與楚子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又不與新城之盟故晉郤缺伐蔡如公羊所言郤缺之師以戊申至蔡其至之日即入其國何其易也用見晉師𤳅而蔡人之無備也左氏曰獲大城焉則蔡之國亡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齊人既執單伯子叔姬矣而又侵我西鄙季孫行父

告于晉晉侯為之合諸侯于扈將謀伐齊為文公者當先率諸侯聽命于會以請師期顧偃然不至使諸侯自為盟無怪晉人取賂而還也春秋微之書諸侯盟于扈而已略諸侯而不書其國者所以著文公之罪也齊侯至此蓋無所畏不惟再伐魯也又伐曹而入其郛曰汝何故行禮于魯逞怒于人猶以為未足而又遷怒于他人齊固無道矣抑亦文公荒怠有以致之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人歸子叔姬不曰魯人請之而曰齊人來歸者魯之直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侯逞威于魯其勢未艾使文公請盟于齊猶可息也昵於宴安不卹國事而委重於季孫行父宜乎齊侯之弗與盟也書弗及者言其權之在齊也已而公

子遂納賂于齊僅得一盟然卒為魯患明年齊復伐魯及文公親與齊盟而後齊難稍息君子是以知文公之怠惰其害於國多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每月之朔告于宗廟退而聽政以朝羣臣也向也文公閏月不告朔矣今焉四不視朔其怠益甚矣僖公既葬而作主緩大室屋壞而不脩不雨者三年而皆無閔雨之心晉侯新立諸侯皆會而公獨後

至及告難于晉晉為之合諸侯而公又獨不會荒怠
國政一至於此春秋謹而書之以為有國者戒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蜀彭濮嘗從武王於牧野蠻之微者也秦楚巴三
國同滅庸以楚為首蓋楚主兵者也庸人帥羣蠻以
叛楚楚人將徙都以避之幸而滅庸始能立國楚人

自謂有功故告於諸侯春秋得以書之秦楚相遠其所以得伐庸者由巴蜀以道道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列國之卿相與伐宋將討文公之亂也既不能討又立文公而還助亂之罪不容誅矣貶而稱人深惡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無道驟為魯患惡甚自薨固不足責然文公怠惰不恤國事向使陽穀之會文公親行其患必不至此病而乞盟所喪多矣不能盡力於前而遂徒費力于後是亦不善為謀者也

諸侯會于扈

文十五年經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始也會文公不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

故春秋略之不列數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比於取賂尤甚故春秋復得而略之大抵春秋之法其事之可録者特書屢書不一書其不足録者微之而已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人臣出使有正有介介者所以輔行也春秋之法書正而不書介今遂與得臣並書蓋兩卿並出名位相敵故春秋列而數之穀梁曰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此說得之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

魯桓公夫人曰文姜莊公夫人曰哀姜僖公夫人曰聲姜文公夫人曰出姜亦曰哀姜自文姜亂魯之後繼之以哀姜魯國之人倫不復存矣文公末年魯人殺適立庶故出姜歸于齊哭而過市魯人哀之亦謂之哀姜然而春秋書二姜之事不同前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著其罪也後之哀姜其去魯也書曰夫人姜氏歸于齊憫其無罪也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